

CHINA

MANHUA WUSHI NIAN

中国漫画五十年

CHINA MANHUA

中国漫画五十年

中国漫画五十年

CHINA MANHUA 中国漫画五十年

CHINA MANHUA WUSHI NIAN

CHINA MANHUA WUSHI NIAN

中国漫画五十年

中国漫画五十年

中国漫画五十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漫画五十年

华君武题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7-5354-2270-5

I .中……

II .英……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第 66403 号

中国漫画 50 年

主 编:英 韬

策 划:

整体设计:方隆昌

责任编辑:

终 审:周百义

责任印制:周铁衡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 真:85443862

邮政编码:430022

制 版:武汉欧中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17.75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J.170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9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TO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RT OF CARICATURES
谨以此书献给为漫画艺术做出贡献的人们

顾 问: 华君武
主 编: 英 韬
副 主 编: 江有生
徐鹏飞

策 划:
责任编辑: 方隆昌
整体设计:

终 审: 周百义

序

■ 英 韬

去年2月，接到华君武同志一个电话，他建议我承担编辑《中国漫画50年》的任务。乍听这个建议，心中不免发怵，这可是一件工程浩大难度不小的差事。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方隆昌先生专程来京，就迎接建国50周年及改革开放20周年，拟出版里程碑式的漫画图册的创意和构想，作了详细介绍。我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胆识所动，他们是漫画圈外人，尚且有此雄心壮志，我是漫画圈内人，怎好推诿袖手？所以明知自己水平和能力都有限，平日也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是仍然表示了欣然同意。第一，我情愿受这个累，我知道这件事至少要占用我半年多时间，但是能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漫画作品做一次辑纳，是值得的。第二，尽管我本身条件有许多不足，但是我比较了解50年来的漫画情况，比较讲点原则，较少俗套，又有在《讽刺与幽默》多年的编辑工作实践，只要尽心努力，也许能把此事办成。

3月下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工作会，4月、6月又开过两次。编委很少，除我本人外邀请江有生、徐鹏飞二同志参加。江有生同志40年代在新四军服役时，就开始了漫画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当时唯一的漫画刊物《漫画》杂志社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比较了解漫画界情况，特别是建国前后直至文革前这一时期老作者的情况。徐鹏飞同志在中年作者当中佳作较多，现任《讽刺与幽默》主编，较能掌握全面情况，特别是对近20年来新作者、新作品比较熟悉。可以说三个人互补性很强。

大家一致商定的意见是：收录作品以年代划分；为了阐明我国漫画的传统，收入少量建国以前的漫画作品；挑选作品尽量精，容纳作者尽量广；为了减少集稿周转时间，不向作者征求原稿，一律用剪报或复印件单色印刷。

稿件的收集是吃力的，要翻阅所有能找得到的资料，要到图书馆去仔细查找，有的要修饰后复印，有的只好从画册、合订本上剪下来。大约用了3个月时间，共收集作品800多件。数量虽然不少，但是不能说收集齐全，那些从未收入各有关画集、只散见于各报刊的作品，因时限太长，实在难以查找，只能成为本书的遗憾。

800多幅也不能全部编入，画册的容量是有限度的，于是，当初费很大力气翻找收集来的作品，又要费很大力气去筛选删减。删减的难度也很大，左考虑右考虑事难两全，踌躇再三最后确定的删减原则是，重点删减那些画得多的作者的作品。这样做当然使不少好作品不得编入，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容纳作者人数尽可能多一些。再说，那些画得多画得好的作者的作品仍然有一定数量入选，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就，依然在书中能反映出来。

直到最后一道工序——设计版面时，根据篇幅的容量才最后确定了入选作品，共收进漫画作品451件，作者220人。从创作年代上划分为六个部分。

建国前，除张仃同志两幅抗日时期作品、丰子恺先生一幅作品创作时间较早几年外，其余均为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作品，它概括地道出了旧中国的黑暗和人民战争的即将胜利，展示了我国漫画艺术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叶浅予、张仃、张乐平、丁聪、廖冰兄、张謇、蔡若虹、华君武、米谷等老一辈漫画家们，在白色恐怖下，在战火纷飞中，勇敢地以漫画艺术的犀利讥讽，向反动统治向旧社会进行了战斗，功不可没。

50年代，漫画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用热情洋溢的漫画作品迎接了全国人民的解放，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抗美援朝斗争等。许多本来从事油画、版画创作的画家，也热情满怀地投入漫画创作。内部讽刺漫画和歌颂漫画的出现，是漫画艺术在我国新环境中以新的姿态干预社会生活，对当时新社会新风尚的树立，对精神文明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有些政治运动的失误，加上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也画了许多错误的漫画，混淆了是非和矛盾的性质。也有一些漫画家在此时期因创作批评漫画

而遭受厄运。50年代后期，大跃进的狂热同样使漫画家们在配合形势的宣传中，画了很多违反经济规律、非科学的浮夸的漫画作品。不过也有不少作品真实深切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发展、敢于进取、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

60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一而再地反右倾，导致凡是批评缺点错误的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均大为减少，许多漫画家都去画国际题材的漫画，有少数漫画家在这个时期探索创作深层次的内部讽刺画。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迅即到来，一切创作均告停顿。

70年代，大部分年份仍然没有漫画作品问世。只是到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漫画才复苏起来。一时间，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大字报像讨伐的檄文一样，贴遍城市乡村，充分显示出漫画的战斗威力。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精神枷锁的历史时期，漫画是有功劳的。

80年代是我国漫画艺术空前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新作者大量涌现，创作题材空前广泛，形式品种多样，漫画成了一切报刊的宠儿；国际间的交流多了，中国漫画作品开始走向世界；漫画刊物相继出版，漫画组织陆续成立，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局面。

90年代承接了80年代的发展势头，漫画在继续前进，一批新作者日臻成熟，逐渐成为创作的中坚，过去漫画作者集中在京、津、沪、穗地区，现已遍及全国。

50年来，我国漫画事业受政治风云影响，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漫画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作者人数之众，发表作品之多，题材内容之广均是前所未有的。我国漫画继承保持了战斗性的优良传统，讴歌新思想批判旧作风，扶正祛邪，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引人向上的漫画艺术。广大工农兵作者健康成长，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基层生产和生活，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

当然前进中也有不足之处。80年代以后国际题材漫画作品太少，这与报刊组稿工作不力有关，也反映了漫画作者因之不研究国际时事的趋向，以致缺乏精辟犀利剖析国际问题的力作。与此同时，“文革”对一切人在学习研究方面的延误、中断，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一个时期以来，只有少数漫画作品能提出深刻的问题，不少作品只是在“点子”上打转，注意其巧，忽略其深。所谓“点子”，说到底它属于表现方法，不是主题。在作品主题上缺乏深入的思想挖掘，作品就会流于肤浅。如何使震撼人心的佳作更多一些，是有待全体漫画作者们共同努力的课题。

原本设想，本书就肖像漫画、科普漫画、国际参展作品等分专题编录，也组织了相应文章，后因篇幅所限全都从略了。香港地区的漫画作品曾委托现居香港的阮治中先生代为编选，但是由于语言、文字及社会生活背景等不同障碍，大多数作品内地人看不懂。阮先生热情地把画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作了诠释，可毕竟不能那样发表。又考虑到少量作品也难以反映香港漫画全貌，所以最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只选了王司马、阮治中二位先生个人的作品编入。

台湾漫画界情况，因两岸隔绝多年，相互陌生。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渐有往来。今年由《黑龙江日报》出面主办了两岸漫画共展，并即将开始两岸漫画家的互访和学术交流，这无疑两岸漫画界的幸事。台湾著名漫画家李阡先生曾慨允就台湾漫画情况，为本书撰文介绍，奈本书付梓日期迫近，来不及收录了，只好暂告阙如。

在已组织到的文章中，只留下《漫画》、《讽刺与幽默》、《漫画世界》三个编辑部的情况简介，附于书后。纵论中国漫画发展的专题文章，因篇幅浩瀚，非本书所能容纳。只选编了199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美术》中第八章《当代中国的漫画艺术》一文。

非常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创意，感谢全国漫画同仁包括香港、台湾漫画同行们的热情支持，使本书得以编成。限于三个编者的能力，书中缺点肯定不少。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劳动过后的喜悦心情，把这本集纳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漫画作品的画集，献给改革开放20周年和新中国建立50周年，作为一份微薄的礼物。

当代中国的漫画艺术

中国当代漫画是在中国近代、现代漫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早在中国古代就可以找到一些以讽刺为目的的、具有漫画特点的作品，但并未形成独立的画种。到了清末民初，即二十世纪之初，漫画才从一般绘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

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的反帝漫画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中，漫画的兴起和发展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是紧密配合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战斗主线。正如漫画家华君武所说：“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的痛苦。中国俗话说‘不平则鸣’，因此‘打倒列强、除军阀（代表封建阶级）’，就是人民的心声。漫画家只要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漫画主题思想自然以此为主调。”（注：华君武为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举办“中国漫画展——1990至现在”写的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漫画艺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近、现代漫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传统，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伟大变革，漫画在社会功能、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开拓，有了很大变化。总的说来，漫画与时代是共命运的，中国当代漫画与中国当代社会是同步发展的。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四十多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漫画作品，漫画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漫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并形成了一支由漫画家和业余漫画作者所组成的老、中、青相结合漫画创作队伍。同时也应当看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某些失误，也给漫画事业带来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回顾和研究中国当代漫画时，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就和总结成功的经验，也不可忽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 新中国的第一个漫画高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夕为新中国第一个漫画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

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也正为漫画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期漫画创作十分活跃,紧密配合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反对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漫画艺术的战斗作用,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漫画创作高潮。

漫画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成为打击美帝国主义和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有力宣传工具。如方成与钟灵合作的《照样的阴谋》、华君武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军事目标》、张仃的《纸老虎》、米谷的《中朝合力绞美李》等作品,常常被群众放大绘制于全国各地的街头墙壁,成为时事政治学习的教材。当时,艾中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漫画》一文中谈道,这些漫画“在群众思想中加深对美帝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思想感情,加强对中朝兄弟两国的唇齿相依、血肉相附的关系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周总理‘不能置之不理’的正义声明的意义,增强了抗美援朝的信心和决心”。(注:见《人民美术》一九五〇年第六期)此时期其他一些国际反帝题材的漫画,如丁聪的《不要乱说》、叶浅予的《华尔街的“自由神”》、方成与钟灵合作的《谁是多数》、英韬的《无声的回答》、江有生的《昨日今朝大不同》、柯明的《视力正常,心理反常》、马得的《鬼趣图》、米谷的《苏伊士运河的覆舟》等,也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武器发挥了自己的战斗威力,出现不少揭露地主、反革命分子阴谋罪行和揭露不法工商业者的种种不法行为及干部贪污腐化问题的漫画,如米谷的《从泥土中站起来》、《揭开地主阴谋》和叶浅予的《土改摘记》、周路石的《施舍》、任国瑞的《留下买路钱》、张文元的《以怨报德的不法工商业者》、蔡振华的《到税务局去之前》、李滨声的《盗“仙草”》、王复羊的《规格很好,请验收了吧》等等。

内部讽刺漫画和歌颂漫画的兴起,是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漫画创作现象。从一九五一年米谷的《新社会老现象》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刊出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到李滨声的《喧宾夺主》、郑通校的《对自己和对别人》、陈今言的《你真是花钱的能手》、张乐平的《自打耳光》、苗地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房子太小》、顾朴的《袜子跳舞》、华君武的《谁干剃头的》、于化鲤的《谁说我目中无人》等一大批优秀内部讽刺漫画的产生,开始显示漫画在批评和讽刺人民内部的错误缺点方面所具有的治病救人的“手术刀”的社会功能。歌颂漫画有韦启美的《毛主席派人来了》、《幻想变成现实》和江有生的《两把尺》、李滨声的《奶奶和孙女》等成功的作品问世。

一九五〇年六月创刊的《漫画》月刊(后改半月刊,米谷主编),到一九六〇年七月停刊,历时十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全国漫画创作的面貌,对提高漫画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给漫画家和培养青年漫画作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举办的建国以来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展出147位作者的312件作品,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漫画创作成就的一个总结。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会”,李滨声的《喧宾夺主》、江帆的《响尾蛇》获得一等奖。一九五六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沈同衡著《漫画漫谈》和一九五七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方成著《漫画常识》,是这一时期漫画评论和创作研究的重要收获。整个说来,除一九五五年“反胡风”的一些漫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画错了而外,这一时期全国漫画创作呈现出一派健康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二节 曲折中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期间,漫画处于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同时也指出:“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样,这一时期漫画的发展也显得颇为“曲折”,特别是“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和“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对漫画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一批老的和年轻的漫画家如廖冰兄、丁聪、沈同衡、李滨声、张文元、汪子美、王复羊、肖里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仅给他们本人造成不幸的后果,也使前

一个时期已经出现的漫画创作的勃蓬兴旺的生动局面遭到破坏,从而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廖冰兄的讽刺教条主义的漫画组画《打油词画》,以及其他作者的讽刺官僚主义和干部错误缺点的内部讽刺漫画,被错误地批判为“反动漫画”,其直接后果是使很多漫画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涉足内部讽刺漫画这个领域,转而去画自认为比较“保险”的国际题材漫画或歌颂性漫画。

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国际间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和声援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这一时期国际题材的漫画创作曾一度显得非常活跃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方成的《圣水?》、《美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救生圈》、《多面手》和华君武的《蚊从草出》、《对影成四人》、《肯尼迪的牙齿》、《总统的新衣》以及米谷的《救救我,亲爱的!》、王乐天的《鬼的故事》、英韬的《沙漠上的喜剧》、江帆的《连锁打击》、吴耘的《酸葡萄》、毕克官的《城外有些不安静》、罗远明的《鱼鹰》、叶学潜的《王朝末日》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九六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东风压倒西风》大型漫画集,可谓集当时国际题材漫画创作之大成。

如果说,这些国际题材的漫画是中国一贯奉行的正确外交方针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在漫画创作上的一种反映,因而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漫画现象,那么,这一时期歌颂漫画的大批涌现,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而需要作细致分析的漫画现象。一方面,应看到产生歌颂“大跃进”、“公社化”之类的歌颂性漫画的社会背景,正是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作品歌颂的对象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不应该被歌颂的错误,因而失去歌颂性漫画本身所应具有的起码的真实感,于是只能使人看了感到浮夸虚假,吹牛说大话。这样的作品占的比重相当大。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歌颂漫画并非都是这样的作品,也有的确实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如韦启美的《铁桥相会》和缪印堂的《沙漠里发生的事情》是反映中国石油工业成就的;再良的《那是个什么地方》也是反映石油工业成就的;吴耘的《体育场上旭日初升》是反映中国乒乓球运动成就的;李寸松的《小别重逢》歌颂了少数民族同胞随着公路建设的四通八达而成为汽车司机的新人新事。由于这些作品歌颂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存在的事实,因而以此为生活依据创作出的歌颂性漫画使人看了感到真实可信。至于像韩羽的《让路》那样的作品,虽然留有“大跃进”时代的痕迹,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漫画的夸张手法反映了群众开山引水征服大自然的愿望。总之,对于这一时期的歌颂漫画,既要承认大多数作品是在“大跃进”、“公社化”的浮夸错误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但也有的确实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只有对具体作品作实事求是的考察从而分清成败是非,才有可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至于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错误影响之下出现的一些针对所谓污蔑“大跃进”的“右倾思想”而创作的“反右倾漫画”,可以看作是那些歌颂“大跃进”的错误漫画的继续,二者具有异曲同工的社会效果,只不过“反右倾漫画”是从维护“大跃进”的错误出发而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在很多漫画家不敢画内部讽刺漫画的情况下,华君武从一九五九年起开始在《漫画》杂志上发表内部讽刺漫画(如《疲劳过度症》);特别是在《漫画》杂志停刊之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引人深思的内部讽刺漫画,其中既有讽刺主观主义不进行调查不顾客观效果的《公牛挤奶》、《无效劳动》、《盲目加工》、《洗脸盆里学游泳》、《科学分工?》等,也有讽刺社会上和学术界、文艺界各种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的《误入青春》、《决心》、《大“小家庭”》、《杜甫检讨》、《过誉的评论》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漫画家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胆识,有助于人们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发挥了内部讽刺漫画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吴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借古代寓言故事而创作的“故事新画”,如《只见一头》、《取下坛子》(画为取下套在骆驼头上的坛子而砍掉骆驼的头)、《治虎告示》等,也能给人们以积极的思想启迪。

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华君武著《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是这一时期关于漫画创作问题研究的重要论著。

第三节 严重灾难时期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漫画与其他画种一样,遭受了严重灾

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十年，同样也是中国当代漫画发展过程中遭到从未有过的“严重灾难”的特殊时期。

以《五·一六通知》为纲领性文件而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场大破坏、大浩劫。当时硬说文艺界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建国以来十七年漫画创作取得的成就被统统否定了（三四十年代的进步漫画同样被否定了），一些成就卓著的漫画家如丰子恺、华君武、叶浅予、张乐平、张仃等人被打成所谓“反共老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的漫画被批判为“反党黑画”。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漫画家如廖冰兄、沈同衡等人，也“罪上加罪”再次遭到打击和迫害。甚至连业余漫画作者也不能幸免于难。如原广东省盐务局的江沛扬被扣上“利用漫画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押回原籍，送到农场监督劳动达三年之久，便是典型一例。而所谓“罪证”则是他的一幅本来是歌颂林场工人大搞技术革新的漫画《森林交响曲》，被说成人物站在右下角，是“站在台湾”，画的是“国民党兵”；树叶由左向右，是“吹西风”；远处三棵大树，是“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三个箭头”。于是这幅漫画便成了“歌颂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反革命总纲领”，是“最反动的黑画”。

一时间，“漫画”几乎成了“毒草”、“黑画”的代名词，于是“文化大革命”中仅存的《人民日报》等几家公开发行的全国性报刊上，见不到漫画了。不过，因此而说漫画已经“绝迹”，或说这一时期是漫画的一段“空白”，也并不确切。事实上，大字报式“造反漫画”满天飞，充斥于各种“造反小报”上并张贴于街头，是这一特殊时期客观存在的漫画现象。从留下的资料看，当《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提出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斗争后，便出现很多以此为内容的漫画“积极响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影响最坏的大概要数那幅《群丑图》（画上注明绘制者为“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此画将“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走资派”，即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文艺界）都作为“反面人物”列了进去，并在画上赫然写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条大标语。像《群丑图》这样的“造反漫画”的出现，显然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错误论点有直接关系，同时这样的漫画也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所需要的。

真正革命的、爱国的专业漫画家和业余漫画作者遭受到批判和打击，正常的漫画创作活动停止了，而适应“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大字报式的“造反漫画”则大肆泛滥，这是构成这一时期漫画“严重灾害”的两个方面。

第四节 漫画发展的新时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至一九九二年为漫画发展的新时期。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很好的形势。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切，都为新时期漫画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首先，漫画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武器的强大威力，正常的漫画创作活动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街头出现许多群众自发创作的讽刺“四人帮”的漫画。在此基础上，一九七七年初，在上海举办的“粉碎‘四人帮’漫画展”引起社会轰动，参观人数达67万，展出时间100天，每天平均人数为6700人（据《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上海美术馆提供的数字）。一九七七年二月在北京举办“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大型美术作品展，以及从“四人帮”被押上审判台直到后来一段时间的报刊上，都曾出现很多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漫画。主要作品可举出张仃的漫画组画《立此存照》、廖冰兄的漫画组画《噩梦录》以及华君武的《死猪不怕开水烫》，方成的《高举，紧跟！》，英韬的《贼梯子》，王乐天的

《刀对鞘》、江有生的《标准像的用途》、毕克官的《两个最最最……不要脸》、王肇达的《女皇之梦》、江帆的《谁说母鸡不能打鸣》、田原的《紧跟》、马得的《三打白骨精新编》、阿达的《谣之源》、詹同的《装“假”车》、王益生的《丑八怪砸镜子》、徐昌明的《耗子偷油》、周月泉与赵豫合作的《指鹿为马》、徐克仁的《终于上台》等等。这些漫画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和丑恶嘴脸，犹如一把把刺向林彪、“四人帮”的锋利的匕首，这也正表明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漫画的优秀革命战斗传统得以恢复。但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并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个别作品还将刘少奇和林彪、“四人帮”画在一起。

新时期的十多年，是中国当代漫画最繁荣兴盛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漫画报刊。一九七九年一月《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创刊（主编英韬），出版至今，已成为全国很有影响的漫画刊物。各地也出现不少漫画小报，如湖南的《刺玫瑰》（共出72期）、山西的《虎刺》和《漫画天地》、广东的《剑花》、贵州的《刺藜画刊》和《小辣椒》、陕西的《漫画报》、辽宁的《笑画报》、新疆的《阿凡提画报》（已出150多期）、吉林的《婚育漫画报》等（以上报纸多已停刊）。一九八二年《漫画选刊》创刊（主编沈同衡、方成），共出8期。一九八五年福建《笑》月刊创刊（主编卓钟霖），共出12期。一九八五年上海《漫画世界》半月刊（主编张乐平）和河南《漫画》月刊（主编李怀燎）相继创刊，出版至今，在全国颇有影响。一九八五年浙江《幽默大师》双月刊创刊，也很受群众欢迎。人民美术出版社原不定期出版的《儿童漫画》于一九八七年改为双月刊（主编丁午、王里）。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漫画》双月刊创刊（后改月刊，主编王复羊、于化鲤）。

一些报刊的漫画副刊或漫画专栏也办得很出色，如《工人日报》的“工人的画”（创办于一九四九年，已出600多期）、《北京晚报》的“刺儿梅”（已出400多期）、《天津日报》的“春秋笔”（已出270多期）、《重庆晚报》的“穿山甲”（已出100多期）、《贵阳晚报》的“蔷薇”（已出300多期）、《光明画报》的“漫画”（已停）、《长江日报》的“漫画百家”、《吉林日报》的“五味子”、《中国青年报》的“漫画”、《美术大观》的“漫画园地”、《陕西工人报》的“玫瑰园”、《开放》杂志的“漫画大千”、《北京日报》的“红绿灯”、《中国消费者报》的“啄木鸟”、《群言》杂志的“漫画”、《烟台日报》的“蜂蜜与蜂刺”等。

报纸刊物是漫画的主要阵地，这些漫画报刊和漫画副刊、专栏为新时期漫画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园地。

二是漫画展览与评奖。全国大型漫画展览有：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月七日在北京举办建国以来第二届“全国漫画展览”，展出202位作者的315件作品，其中获佳作奖的作品37件，即于化鲤的《不能光喊》（又题《老鼠过街》）、于世铎的《李杜遇难》、王宇的《狗咬刺猬》、韦启美的《有门儿与没门儿》、王者琦的《某公下蛋》、王治华的《难以忍受》、王树枕的《取经归来》、王复羊的《小夜曲》、王益生的《航空母舰》、石嘉琦的《同性相斥》、叶春咏的《一对小花狗》、叶景文的《描红》、刘庆涛的《一拍即合》、刘秉亮的《饱人缺粮》、孙以增的《铿锵有声》、孙泽良的《明天加班》、孙绍波的《与日俱增》、李时民的《假戏真做》、李忠翔的《动物篇》、李滨声的《丫环带路》、沈天呈的《崂山道士的新咒语》、阿达的《擦掉一小块漆》、张金荣的《无题》、范立夫的《自扫门前雪》、杨仁敏的《越管越宽》、杨成忠的《时髦的刺猬》、林积令的《无题》、周松生的《桂林会议甲天下》、和非的《不是为了爱情》、陈惠龄的《我是黄河》、罗远明的《孙悟空求救》、段纪夫的《雨后春笋》、徐茂林的《磨杵图》、贾书敏的《等失主》、詹同的《百鬼斩尽独留此精》、缪印堂的《讲经》、潘顺祺的《棋迷》。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第六届全国美展漫画作品展”（从此时开始漫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参加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展出453件作品，其中韦启美的《运砖》、柯明的《诸葛亮剥葱图》、原小民与朱新建合作的《他的车子找不到了》获全国美展银奖，于化鲤的《大鬼小鬼进不来》、廖冰兄的《自嘲》获铜奖，还于一九八三年获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基金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在北京举办“讽刺与幽默漫画展”，展出《讽刺与幽默》创刊以来的优秀作品，并将全部展品汇编成画集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至十七日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漫画展”，展出200件作品，其中王大光的《空缺》、刘雍的《神·人·鸟》、张鼓峰的《假如树桩布满中国》、王尊农的《婆婆爱小姑》获“中国漫画金猴奖”二等奖，李滨声的《迎客松》、朱

森林的《取弹片》、赖尚平的《课堂“作业”》、王迪的《检查》、杨秋宝的《俺乡在开救济会》获该奖三等奖。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举办“别了！迷信、愚昧、漫画展”，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北京举办“第七届全国美展漫画作品展”，展出378件作品，其中杨昆原的《大买主》获全国美展金奖，韦启美的《好奇》、江帆的《挤车联想》、缪印堂的《四大发明的反思》获银奖，蔡振华的《宝贝啊！妈妈真的受不了啦》、杨平凡的《人物造像》、赵文彬的《荣与辱》、高昕的《嫉妒》、赵为群的《第二职业》、朱仁民的《严重警告》、郭东健与叶崇正合作的《高空轰炸》、黎青的《无题》、尤路的《公用过道》、王凯新的《又卖了一台计算器》、叶春昶的《谁来画龙呢》获铜奖。重要展览还有一九九二年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与工人日报社在北京举办的“水墨漫画展”。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北京举办了“华通杯'93中国漫画展”，是由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和北京三威发展广告展览公司联合主办的，共展出作品358幅。

著名漫画家的个人作品展，如一九八〇年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举办的“方成漫画展”，一九八三年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举办的“张乐平漫画展”和“廖冰兄漫画展”，一九九〇年五月开始在一些省市巡展的“华君武漫画展”，一九九二年在福建举办的“丁聪画展”，也很有影响。各省市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漫画展，如一九七九年“北京上海漫画联展”，一九八五年辽、晋、豫、鄂、皖、陕、川、黔“八省漫画联展”，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北京连续举办六届“世象漫画展”，都很受群众欢迎。

三是漫画大赛与评奖。《讽刺与幽默》未举办过漫画大赛，但对该刊发表的作品进行过几次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评奖。如一九七九年获优秀奖的作品有王大壮的《 $3 \times 0 = 0$ 》、崔凌玉的《有冷面》、晓寒的《孩子的浅见》、王树忱的《和尚和秃子的对话》、沈培的《时令水》、池北偶的《讽刺诗六首》、沈彭年的《古代笑话十二则》；获佳作奖的作品有王复羊的《数十年如一日》、王益生的《航空母舰》、王米的《立此存照》、李时民的《言教身不教》、缪印堂的《天天向上》、和非的《姐妹相逢》、张景顺的《药引子》（文）、秦凤岗的《未来的考石》（文）、吴甲丰的《后门取经记》（文）、赵伟的《熟人》、毛铭三的《文长知日短》、左川的《听谁的》、郭常信的《生前友好》、苗家仁的《某工地小景》、毛用坤的《大街上》、刘永卫的《理发》。一九八八年评出优秀作品有韦启美的《吭唷，嗨哟……》、徐鹏飞的《妈妈的疑惑》、范其恢的《无头案》、何新民的《无题》、吴宗民的《官倒》、张彦斌的《速度》、王益生的《呼救信号》、曹开翔的《“报告”开始》、白善诚的《谈谈管理学》。

举办全国性漫画大赛影响较大的，是《工人日报》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一年的四届漫画大赛，每届参赛作品数千幅至万余件，大多为中青年漫画作者，并有香港及苏联、民主德国、日本的漫画家参加，推出的优秀作品有喻学亮的《三思而行》、郑印金的《现代人的脚》、赵炜的《他儿子至今还逍遥法外》、王大光的《小不点儿怎么可能是我呢？》、苏传祿的《三千老爷八百兵》、俞华春的《流水作业》、郭园林的《冒名顶替》、徐鹏飞的《无题》、高世迎的《乘凉》、张滨的《王秘书，厂庆搞万人合影，这个主意好》、徐鹏飞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赵晓苏的《迟了一步》和前苏联谢·韦特金的《舌头的功能》。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前后，从一九八二年开始进行一年一次的好新闻漫画评奖，先后获一等奖的作品有法乃光的《健儿远征时，笔端满豪情》、赵崇敬的《有感于都发服装》、戈沙的《农安抗洪自救见闻》、方唐的《“洋总比土”好》、徐鹏飞的《在六届冬运会的日子里》、金伯年的《反贴门神》、李波的《儿子在写入团申请书》、徐克仁的《世界足球赛报导》、和非的《口技的魅力》、王宇等九人合作的《1986年世界十大新闻》、方唐的《“洋总比土”好》、徐鹏飞的《在六届冬运会的日子里》、朱根华的《“这条腿绝不可能是他的，信不信？”》、李逮华的《沙米尔的遮羞布》。该会并于一九八八年举办全国新闻漫画创作大赛，评出获优秀奖作品26件。

此外，一九八四年陈树斌的《希望在明天》获《足球》报举办的全国足球漫画大赛金章奖一等奖，邹敬泉的《求胜心切》获《中国青年报》举办的“青年美乐杯”幽默画大赛一等奖。一九八五年，北京、新民、羊城三晚报举办漫画大赛。《漫画》月刊于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先后举办“中州杯”、“卧龙杯”、“汴碑杯”漫画大赛，获一等奖的作品有马丁的《刘备改令》、杨升平的《这不是我的骨头吗？》、卞家华的《酒后》等。《幽默大师》与中央电视台于一九八八年举办全国幽默画大赛。

如此众多的漫画大赛出现，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漫画现象，对繁荣漫画创作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

是，由于大赛过多和有的评奖过宽，并未都能达到提高漫画的思想艺术质量的目的。

四是漫画组织。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成立。主任丁聪，副主任王复羊，委员于化鲤、西丁、江帆、毕克官、何韦、陈树斌、苗地、詹同、缪印堂，学术秘书黄远林、台双恒。这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漫画专业方面开展活动的工作机构。该会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漫画艺术交流会；一九八七年十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筹备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漫画展——1900年至现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在北京主办“中国漫画展”；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天津塘沽召开全国青年漫画作者艺术交流会。编辑出版《中国漫画家作品选》，并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创办《中国漫画》双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在黑龙江富裕县召开全国基层漫画群体艺术交流会。该会为表彰优秀漫画作者和作品，设有“中国漫画金猴奖”，于一九八八年十月授予为中国漫画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老漫画家华君武、叶浅予、张乐平、丁聪、廖冰兄、张仃、方成、特伟首批“金猴奖”荣誉奖和参加“中国漫画展”的八位漫画作者的作品二三等奖。一九九三年授予鲁少飞、沈同衡、陈惠龄、王乐天、高马得、蔡振华、江有生、王宇、韦启美、洪荒十位老漫画家“金猴奖”荣誉奖。一九九三年七月评出参加“1993年漫画展”的10件作品，授予“金猴奖”作品奖。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在北京成立（会长沈同衡、副会长方成），加入该会的有各省市新闻漫画研究会。该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主持每年一次的全国好新闻漫画评选，同时举行新闻漫画学术讨论会，并于一九八八年举办全国新闻漫画创作大赛。一九八六年开始不定期编印《新闻漫画通讯》。

省市漫画学会联谊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在郑州成立（联络处主任冯淼），参加该会的有各省市漫画学会、研究会。该会从一九八四年在长沙参观“第六届全国美展漫画作品展”和参加漫画学术座谈会时即开始筹备。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从一九八四年长沙会议算起，一九八五年在贵阳、一九八六年在郑州、一九八八年在哈尔滨、一九八九年在芜湖先后举行五届漫画学术座谈会。该会与《漫画》月刊联合编印有不定期《漫画通讯》。

上述漫画组织相互支持配合，共同为团结全国漫画作者、促进漫画创作的繁荣发展而作出努力。在这里，除大多数已加入省市漫画学会联谊会和各省市漫画学会、研究会外，各地活跃着一批很有成绩和特色的漫画群体，如北京现代青年漫画学会、北京职工漫画研究组、河北丘县“青蛙”漫画组、黑龙江富裕县漫画组、陕西宝鸡长岭机器厂漫画组、贵州湄潭县“小辣椒”漫画组、河北宣化五一三九二部队“军营幽默”漫画组、黑龙江哈尔滨八六00一部队军校漫画组等。这些漫画群体的出现，既是群众漫画创作活动蓬勃开展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推动群众性漫画创作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他们的一些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受到专家和群众的好评。

五是漫画选集与漫画论著。这一时期出版的个人漫画选集较多，其中既有老年和中年漫画家的，如丰子恺（已故）、华君武、张乐平、叶浅予、廖冰兄、丁聪、米谷（已故）、方成、王乐天、英韬、江有生、吴耘（已故）、陈今言（已故）、乐小英（已故）、江帆、苗地、李滨声、毕克官、缪印堂、于化鲤、陈树斌、段纪夫、刘庆涛等人（有的一人还出版多种）；也有青年漫画作者的，如庄锡龙、郑辛遥、潘顺祺、孙泽良、许小铭、玮平等人的。多人漫画合集有：《中国当代幽默家作品选》、《中国漫画家作品选》、《讽刺与幽默漫画选》、《名人漫像》、《世象百图》、《中国幽默画三百幅》、《科学与幽默》、《环境科普漫画选》、《婚育百态》、《文艺漫画》等。

已出版的漫画研究论著，有方成著《幽默·讽刺·漫画》（一九八四年三联书店出版）、毕克官与黄远林合著《中国漫画史》（一九八六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获一九八九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专著三等奖）、毕克官著《漫画十谈》（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毕克官著《中国漫画史话》（一九八二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黎佳著《漫画别趣谈》（一九八六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梅珞著《外国漫画概况》（一九八八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徐凡与冯化编著《简明漫画艺术辞典》（一九八九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蒋义海编著《漫画知识辞典》（一九八九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成著《滑稽与幽默》（一九八九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缪印堂著《漫画艺术ABC》（一九九〇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洪石主编《中国漫画艺术论》（一九九一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的大型工具书《美术辞林·漫画艺术》（主编西丁、叶坚）的编撰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六是漫画艺术交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通过互访、展览、出版、参加漫画大赛等多种方式,即加强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漫画家的艺术交流,也加强了中国与外国漫画家的艺术交流。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漫画家的艺术交流。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成漫画展”在香港举行,漫画家方成赴港参加了开幕式。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漫画展——1900至现在”,由华君武、丁聪、毕克官、黄远林、徐鹏飞组成的中国美协漫画家代表团赴港与香港漫画家进行艺术交流。一九八八年春香港漫画家柯文杨在北京举办个人漫画展,并与在京漫画家进行座谈。一九八八年夏台湾漫画家陈弓到北京访问,并以《台湾大亨造像》一画参加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主办的“中国漫画展”,同时参展的还有香港柯文杨和澳门亚正、阿根、多嘴的漫画作品,这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港、澳、台漫画家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漫画展。在一九九三年举办的中国漫画展中,也有台湾、澳门的漫画家:李闾、郑松维、罗庆忠、曾惠泉、吴美玑、笑笑生、凌群、黄志鸿、陈渭泉、陈伟辉等人的作品参展。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漫画集,蔡志忠到北京出席新华书店举办的首次发行仪式,并与北京现代青年漫画学会会长航海及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副主任王复羊、委员缪印堂等首都漫画家进行艺术交流。一九八九年四月台湾漫画家敖幼祥、郑问、萧言中、曾正忠访问上海《漫画世界》编辑部,与主编张乐平、副主编特伟及编委王树忱、詹同、杜建国等上海漫画家进行了座谈。

中国与外国漫画家的艺术交流活动也相当频繁:一九七九年九月以横山隆一为团长的日本漫画家协会代表团访华,与在京的漫画家座谈。一九八〇年十月漫画家江有生、方成、廖冰兄、江帆、韩羽应日本漫画家协会邀请赴日进行友好访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漫画家华君武、张乐平、英韬赴日本东京访问,举办“中国现代漫画展”。一九八三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以杉浦幸雄为团长的日本漫画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南京、苏州、上海,与中国漫画家进行艺术交流。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北京举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漫画家卜劳恩作品展,并于六月移长沙展出。

一九八五年十月漫画家华君武、丁聪、苗地、于化鲤等著名漫画家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国漫画作品36件参加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展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印度漫画家拉·克·莱克斯曼应《讽刺与幽默》编辑部邀请来华访问。一九八八年《讽刺与幽默》主编英韬赴印度进行友好访问。一九八八年七月漫画家华君武、毕克官出访新加坡,举办“本世纪中国漫画展”。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四川漫画展”赴联邦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一九八九年日本漫画家协会、日本横滨市体育振兴事业团与上海《漫画世界》编辑部联合举办第三届横滨体育漫画大奖赛。一九九二年“方成漫画展”赴美国展出,同年“华君武漫画展”赴日本展出。一九九二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中日友好漫画展”在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展出。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至十五日由《中国日报》、北京现代青年漫画学会与日本读卖新闻社联合举办的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赛十周年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一至十届大赛的获奖作品200件。该大赛的规模和影响居世界漫画比赛之冠。一九八六年中国漫画家陈树斌曾以《回想》一画夺得第七届大赛主题金奖。江帆、缪印堂、周中华、郑辛遥、刘雍、徐华峰、黎青、赵晓苏等人都曾在该大赛中获奖,其中黎青的《无题》获一九九〇年大奖。在别的国际漫画大赛中中国漫画家也连连获奖,如一九八七年郑辛遥获比利时第26届国际漫画节漫画比赛第八名并赴比利时领奖,同年又获意大利第九届国际体育幽默漫画比赛肖像漫画组第四名;一九八九年他还应邀赴保加利亚担任第9届国际幽默讽刺漫画比赛国际评委。一九八八年潘顺祺获南斯拉夫第20届世界漫画展第四名,一九八九年应邀赴南斯拉夫参加第21届世界漫画展活动并领奖。一九八九年白善诚获比利时第28届国际漫画节漫画比赛奖。

中外漫画艺术交流的另一个方面,是这十多年来在国内出版了不少外国漫画集,其中选编认真质量较好者的《外国漫画家丛书》(方成主编)、《世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洪佩奇编)、《外国漫画杰作选》(卷元绪编)、《外国连环幽默画》(蓝建安编)、《外国漫画人像选集》(江帆编)、《皮德斯特鲁普连环漫画选》(缪印堂编)、《国外爱情幽默画》(西丁等编)、《外国讽刺幽默漫画精选》(李忠翔等编)、《外国幽默画集锦》(吴祖望等编)、《外国漫画人物造型选》(葛春学编)等。《诗经·小雅》有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外国漫画集的编辑出版无疑对于开阔国内漫画作者的眼界,学习和借鉴外国

漫画以促进中国漫画艺术水平的提高是有益的。

七是漫画人才培训和电视在漫画发展中的作用。谈及新时期的漫画,除以上诸方面外,还应当提到两点情况。一是在漫画创作人才的培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较突出者的省市漫画学会联谊会与《漫画》月刊举办的“鸡公山”漫画研讨班、讲习班和《山西工人报》的漫画刊授班(王健主持,出有《漫画辅导报》和《漫画之友》,所编教材受到学员和一些漫画家的好评)、湖南“刺玫瑰”漫画辅导班(谢丁玉主持,编有教材《怎样把漫画学到手》)、天津民主促进会开办的漫画讲习班(华君武、毕克官等参加讲课)等。更为可喜的是,经河南省教委批准,由郑州大学新闻系、《漫画》月刊及省市漫画学会联谊会联合创办建国以来第一个“郑州大学新闻系漫画专科班”,面向全国招生,学制两年(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九月),漫画家华君武、丁聪、沈同衡、方成任学术顾问。

另一情况是,具有声画结合特长的现代新闻传播媒介电视在漫画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显示出来。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世象漫画》系列短片从一九八八年四月开始已连续播放近100次,该台的电视片《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农民漫画家陈跛子》和湖南电视台的《带刺的玫瑰》、青海电视台的《王复羊的漫画》,以及其他地方台的“新闻漫画”、“周末漫画”栏目,颇受观众欢迎。黑龙江电视台的大型电视连续节目《中国漫画大观》(由黑龙江省漫画会会长、黑龙江电视台编导王大壮任该片编导),计划摄制30集,现已完成前14集,并于一九八九年国庆节开始播放。

漫画家沈同衡在《漫画的新高潮》一文中,从漫画发展史的角度将新时期的漫画同以往的漫画作比较分析时谈道:“我国现代漫画曾有过三次高潮:一次出现于三十年代爱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前期;一次出现于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民主斗争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再一次是在五十年代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之初和抗美援朝时期。现在,又一次漫画高潮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四人帮’一伙的极左路线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而开始露头的,其滔滔激涨,磅礴于全国的广阔之势,显见必大大胜超于以往三次。(见《中国美术报》一九八六年第51期)

第五节 中国当代漫画的特征

通过对中国当代漫画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所经历的四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漫画既与中国近、现代漫画有着某种联系,即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同时也显示出一些不同于中国近、现代漫画的自己的特征。了解和研究这些特征不仅是前一段考察的继续和深入;而且对于如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今后中国漫画的发展趋势,也是有意义的。那么,中国当代漫画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呢?

一是主导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在漫画的社会功能和题材内容上,越来越向着有主导的多样化倾向发展。所谓“主导”,即漫画的战斗性、讽刺性。中国漫画是有光荣革命战斗传统的,它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战斗武器。中国当代漫画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战斗传统,但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漫画虽然仍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仍然具有作为对敌斗争的“匕首”的功能(如反帝题材的漫画和揭露“四人帮”的漫画),但更主要的已成为针对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治病救人的“手术刀”。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兴起的内部讽刺漫画,是与人民内部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毛泽东早就说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这是中国漫画如何发挥其讽刺功能的指导思想。内部讽刺漫画创作中如何掌握好讽刺的分寸,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等问题都是需要在创作实践中深入探讨的,但一批成功的作品的问世已经表明这类漫画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

寓教于乐,重视漫画的教育作用,排斥黄色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是中国漫画的显著特点,因此一些外国漫画家评价中国漫画是一种“清洁”的漫画。

以讽刺见长的漫画的战斗性、讽刺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如何谈得上针砭时弊,如何能发挥漫画的舆论监督作用。但是并不因此而忽视漫画的多种社会功能。一批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新人新事新思想的歌颂漫画的产生,中国当代漫画所具有的歌颂功能已为创作实践所证实。歌颂漫画与讽刺漫画所反映的内容不同,但作者都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观察事物,从而肯定应该肯定的事物和否定应该否定的事物。两种漫画都可以起到促进社会前进和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讽刺漫

画和歌颂漫画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都有一些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即既存在讽刺的乱用（如一九五九年对并非错误的所谓“右倾思想”的讽刺，更不用提“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完全颠倒敌我关系的“造反漫画”了），也存在歌颂的乱用（如歌颂本来不应该被歌颂的“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漫画要揭露和讽刺假、恶、丑，肯定和歌颂真、善、美，首先漫画家自己必须能真正鉴别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是中国当代漫画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一再证明了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和推动，漫画在社会功能上突破了过去的狭隘理解，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仅重视漫画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而且重视漫画的娱乐作用和传播知识、传播信息等作用，漫画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有了更新和发展。如以娱乐作用为主并能启迪人们智慧和哲理的“幽默漫画”，得到迅速发展，受到群众的欢迎。以漫画奇巧有趣的构思宣传科学知识的“科学漫画”（或称“科普漫画”），也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求知欲望的增长，越来越显示出这种漫画的发展前景。其他如反映社会风情和生活情趣的“世象漫画”，以漫画手法介绍、推销商品的“广告漫画”，也因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然而，在多样化的发展中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必须看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漫画的战斗性、讽刺性。漫画家的社会责任或漫画这个画种所特有的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作用，决定了漫画创作必须对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前进和深入向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投机倒把等等不正之风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进行揭露和讽刺，这既是社会现实向漫画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漫画的战斗传统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漫画家华君武说：“漫画要反映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反映在改革开放中新旧事物、观念、思想、意识的大搏斗。”“不反映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向的问题，我们的漫画就没有生命，没有力量了”。中国当代漫画，特别是新时期十多年的漫画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既要承认漫画的多种社会功能，不能对漫画的社会功能作狭隘的理解，不能把路子搞得很窄；同时多样化的发展又不能没有主导，漫画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必须反映时代的主旋律，漫画的战斗性、讽刺性必须加强。

二有广泛的群众性。中国当代漫画所具有的广泛的“群众性”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从创作队伍看，是由漫画家和广大业余漫画作者组成的强大队伍，不少漫画家正是在创作实践中从业余转变为专业的。而所谓“专业漫画家”，其实绝大部分也并非专门画漫画，而主要从事编辑、研究、教学、行政工作或别的工作，甚至连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曾称自己是“民间艺人”。至于广大业余漫画作者更是分布在各行各业之中。漫画创作队伍的“群众性”、“民间性”和“业余性”，使他们的创作同人民群众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从欣赏者看，不同文化程度、生活经历、欣赏水平的观众都喜欢看漫画，其中既包括中国11亿人口中的2亿文盲，也有著名的科学家（如科学家钱学森对陈惠龄创作的反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漫画《我是黄河》感到极大兴趣）。不同层次的欣赏者对漫画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欣赏者的“群众性”，促使漫画必须保持“群众性”的特点。其三，从漫画作品看，上述两点实际上已从社会需要和创作者的可能两个方面表明漫画将向着适应广泛的群众需要的方向发展。漫画构思和艺术表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幽默感、趣味性、生活情趣等，都是构成漫画作品的“群众性”的因素，漫画必将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反映社会生活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要求。

漫画的“群众性”与漫画的社会功能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漫画作品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或不能为广大观众所欣赏，群众看不懂，漫画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就不可能很好发挥。

三与新闻事业的关系密切。漫画虽然可以通过举办展览、出画册等方式与群众见面，但更主要和经常的则是通过报纸和刊物在群众中流传，新闻报刊是发表漫画作品的主要阵地，这是由漫画特殊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漫画要及时地有针对性发挥其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作用，只有通过迅速与读者见面的新闻报刊才能成为可能。因此，漫画的兴起和发展同新闻事业的发展始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前的漫画是如此，中国当代漫画也是如此。漫画不仅是美术中的一个画种，也是新闻宣传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新闻界对漫画一直是很重视的。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的成立和所进行的工作，可以说正是从新闻事业需要的角度促进中国当代漫画的发展。

漫画与新闻事业的关系，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漫画作者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提高